

管子卷第二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

輕重者。環璣之極。是市人所不屑為者。寧妄甚矣。

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胷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

疑有疑文
字

此音此小也

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涕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涕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枯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

管子
卷三
二
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鎌一鍤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

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鉢

奇休切

一軻。然後成爲車。

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鉢

時橘切

然後成爲女。

請以今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管子
卷三
二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塆諸侯畝鍾之國

也。疇則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塆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塆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鎰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鎰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俸戟。程諸侯五釜而得俸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

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亾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亾。待五

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亾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

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秦舟之

野期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
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
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
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
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
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
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
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
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

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
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
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
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
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
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
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
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
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

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自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

防之戰略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墾墾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

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

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為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

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丘倫反

窮力救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

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

焉。挹猶謂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

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

之。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

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昨。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垠壘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

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

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

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

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

管子
卷之四
八
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績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

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箠。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七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

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

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

刻石而爲壁。刻石刻其菑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

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

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

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

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彤弓石壁。不以彤弓

石壁者。形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不得入。獨言石壁兼以形弓者。猶藏其機。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泉輸齊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

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今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

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

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泔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

管子
卷之五
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鑿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

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鑿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俸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

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

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

曰。此若言局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莒之

於萊純錙。緇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

人知之。聞纂莒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

有推馬。是自萊失纂莒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

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

也謂

此不可解

豐稔而足用 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

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百泉。則鑿二十也。斗二

合曰鑿烏侯 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鑿二錢也。請以

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

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

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

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

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

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

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

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爲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阨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繇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

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締綏。鵝鶩舍餘糶。齊鐘鼓之聲。吹笙箎。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

以竹作林

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

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

民多稱貸負子息。

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

業產者本業也。此

何以洽。

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

管子對曰。

惟繆數為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

州曰。表稱貸之家。旌表也皆墜白其門而高其閭。亦

以賢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筴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

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賣石壁而與仍存問之

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

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

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

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壁而

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

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發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

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

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

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

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

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

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

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蟲蛇
巨雄。翡翠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
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
列。投蟲蛇。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
翡翠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賢買。四郊之民。賣賤。
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哀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
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
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

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
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
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
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
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
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繅不治。內
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賢。桓
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

百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大困曰京君請式壁而聘之。也。壁石壁也。聘問也。賜之以壁。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間之。舍其作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壁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為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

泮本作池

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

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

二說當作去

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

一本二十作世

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賞。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蹇。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峯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鑿鑿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腓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堯曾敷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

十。蚤。鞮。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卷。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千一本作子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逢螿也。齒之有唇

也。逢螿古蜂字螿音尸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

今吾欲下魯梁。何行

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徒奚反縉之公

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

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

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

欲魯梁人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

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

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

教其民為綈。十二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

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綈綈而踵相隨。綈

謂連續也。綈息。列反。綈丘喬反。車轂翼騎。連伍而行。翼。翼也。士角

往來相齧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

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

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

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

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

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石。穀斗十錢。齊糴十錢。穀斗十錢。

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

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

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為之奈

何。管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

伯。沐浴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闊其年。民

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

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

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

以其不埶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

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卽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嘗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此策最謬悠
不可欺三尺
童子輕重篇
中說多類此
其為贗書無
疑

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賈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

本治上有
以字

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賈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

管子 卷之五
變。六月而壹見。公賢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賢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卽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卽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

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卽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賢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賢賈。齊

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卽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七月。修糴五月。卽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卽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卽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纁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鑿。堽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

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賢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

沃一本作法

天子祀於太忌。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埴。篋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

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歿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

也。張耜當弩。鉞耨當劔戟。獲渠當脅。鞞當等。當田。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下

孫星衍平津館鑒藏記二
 云管子廿四卷題度司
 房元歎注前有劉向序又管子書序一篇稱余求善
 本咸平年以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序未年月姓名書數
 已刻多不知何人所作據凡例此本悉從宋本刊定不輕
 加更易亦明刻之佳者余又以黃堯圃孝廉所藏明
 源蔡潛道定本勘之上下與此本之大異唯切官因
 二篇前後更易稍為不同每葉十八行行十九字
有萬曆壬午春三月前史宗
 吳郡趙用賢撰
 左孫視察題本書之後名錄以不後昆
 資言



是書有葉氏藏書、葉君揚藏書二印記
 秘閣所藏先刊本樂府詩集亦有此二印記
 見字善本目錄
 昭和七年四月中人 石山

